

## 透析中东动荡的原因与影响

# 解读中东政治危机

王京烈

**内容提要** 近期中东爆发政治危机，既源于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更有社会发展中的深层原因，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的结果。现实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缓慢，民生凋敝，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上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剧增，官员腐败引发民怨等。而深层原因主要是：处在转型时期的中东社会，政治合法性与继承危机问题，伊斯兰教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西方势力的压力和影响，科技进步与新媒体的作用等。目前，中东国家处在矛盾多发期，可能爆发新的危机。中东国家爆发的政治危机主要可以分成3种类型。近期爆发的政治危机已经在中东各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动，并且还可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中东 政治危机 深层原因 主要影响

**作者简介** 王京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2010年12月16日，一名突尼斯贩卖果菜的青年在被治安警察多次查抄、罚没之后，陷入绝望的境地，无奈中自焚而亡。这把火不仅烧毁了突尼斯总统的“宝座”——本·阿里无法控制愈演愈烈的民众示威抗议浪潮，于28天后弃国出逃；由此还引发了波及中东广大地区的、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系列政治危机。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利比亚、苏丹，到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也门、巴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曼、土耳其等近20个国家，<sup>①</sup>先后爆发了程度不同的政治危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执政30年之后，于2011年2月11日不得不悲情谢幕，辞职引退；而在利比亚，执政42年的卡扎菲仍在与反政府武装和西方国家军事干预中抗争着。

## 引发中东政治危机的深层原因

酿成近期中东政治危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源于诸多社会现实问题，也有社会发展中的深层原因，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的结果。总体来看，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缓慢，民生凋敝，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上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剧增，官员腐败引发社会不满等。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原因主要是：处在转型时期的中东社会，政治合法性与继承

<sup>①</sup> “Middle East Protests: Country by Country”，[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_east](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_east)；<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520504576162820431712238.html#project%3DMIDEASTTIMELINE1102%26articleTabs%3Dinteractive>.

危机问题,伊斯兰教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西方势力的压力和影响,科技进步与新媒体的作用等。

### (一) 社会转型阶段的矛盾集中爆发

总体来看,中东国家正处在由传统、落后向现代、发达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中东国家政治发展正处在由传统专制主义(或集权主义)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转型时期。当然,如同转型社会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一样,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中东政治发展无疑要经历3个发展阶段:传统专制主义阶段、过渡政治阶段、现代民主政治阶段。传统专制主义阶段,主要指处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期,包括殖民主义占领、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时期,以及开始向现代民主政治阶段过渡之前的政治发展阶段;现代民主政治阶段,主要指政治经济高度发展之后,建立了现代政治民主的阶段;过渡政治阶段,主要指革除传统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之后,即摆脱了传统专制主义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的阶段。<sup>①</sup>目前中东地区既存在分权制约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同时也存在集权主义或半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但大多数中东国家均属于后者。

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力迅速提升和发达国家的示范作用下,中东国家将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这种社会转变(欧美国家完成这种转变大约用了两个世纪),但社会矛盾冲突并未减少,即确立商品经济的基本规范和社会秩序,逐步形成现代化国家和法律法规体系;解决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参政问题,实现形式上的民主化;解决大批农村(或部落)人口向城市转移后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两元化问题;应对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到极端时的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等。故此,中东国家的社会转型阶段必然成为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长期实行“紧急状态法”正是应对各种恶性事件采取的措施,反应出转型时期矛盾频发的现实和特点。政治多变、危机频发是处在转变时期的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包括相对稳定国家出现变化也是非常自然的。这种现象在其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西方国家历史上也是非常普遍的。

### (二) 政治合法性和继承危机问题

目前中东国家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政治合法性:即来自现代法律体系的最高权威,奇里斯玛(Charisma)式领袖的最高权威,君主、国王或宗教领袖的最高权威。只有第一种是属于现代政治的范畴,其他的几种都属于传统政治中的“人制”政治体制,仰仗个人的政治魅力、传统的君权或神权统治理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民众将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多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都将逐步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最终建立现代法律体系。“政治现代化已经成为中东国家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也存在进一步扩大民主的可能性。”<sup>②</sup>处在转型时期的中东多数国家尚未建立健全的政权交接制度,它本身就孕育着危机。尽管新一代政治领袖是精英一代,但却不可能成为像其父辈那样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领袖和君王。这不仅事关其个人的成败荣辱,也同样影响到国家的兴衰。

目前,中东政治舞台上仍有一批“跨世纪的政治领袖”。这是中东国家中一道极特殊的“风景线”。尽管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但是中东许多国家统治者在位的执政时间之长却可以称得上世界之最。中东国家民主化程度比较低,“公民社会”尚不发达,仍有一些国家实行非多党制,即使允许党派活动的国家也都采取了比较严密的监控措施(例如叙利亚、伊朗等),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在国内实行比较优越的福利制度。这也是这些执政者得以长期实行统治的重要原因。目前,中东国家执政时间最长的是利比亚“革命领导人”卡扎菲(1969年~)和阿曼苏丹卡布斯(1970年~),萨利赫总统和巴希尔总统也已分别在也门和苏丹执政33年和22年,20世纪末开始登台的所谓“新生代”<sup>③</sup>也已执政10多年(参见下表)。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道独特“风景线”的存在,本身也说明了

① 参见王京烈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75页。

③ 系指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阿勒萨尼、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摩洛哥国王穆哈默德六世等。

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相对落后状况，它也孕育政治发展进程中激烈的矛盾冲突。

中东国家社会发展相关指标①

国家	领导人与执政年	人口 (百万)	25岁以下 人口比例 (%)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 (千美元)	不稳定指数	民主程度	腐败状况	新闻自由
阿尔及利亚	布塔弗利卡, 1999	35.9	47.5	8.2	49.7	125	105	141
巴林	哈马德国王, 1999	1.2	43.9	24.0	36.5	122	48	153
埃及	穆巴拉克, 1981	84.6	52.3	5.9	65.7	138	98	130
伊拉克	马利基, 2006	31.4	60.6	4.0	65.7	111	175	144
约旦	阿卜杜拉二世, 1999	6.4	54.3	5.2	48.7	117	50	140
科威特	谢赫·萨巴赫, 2006	3.5	37.7	40.6	21.7	114	54	115
黎巴嫩	纳吉布·米卡提, 2011	4.3	42.7	13.4	30.7	86	127	115
利比亚	卡扎菲, 1969	6.5	47.4	18.7	71.0	158	146	192
毛里塔尼亚	穆哈默德·欧勒达, 2009	3.4	59.3	1.9	57.4	115	143	118
摩洛哥	穆哈默德六世, 1999	32.4	47.7	4.7	46.8	116	85	146
阿曼	苏丹卡布斯, 1970	3.3	51.5	23.3	58.4	143	41	153
巴勒斯坦	阿巴斯, 2005	4.3	64.4	2.9	—	93	—	181
卡塔尔	谢赫哈马德, 1995	1.7	33.8	66.9	20.7	137	19	146
沙特	阿卜杜拉国王, 2005	27.1	50.8	22.9	52.5	160	50	178
苏丹	巴希尔, 1989	43.2	59.0	2.3	—	151	172	165
叙利亚	巴沙尔, 2000	22.5	55.3	4.7	67.3	152	127	178
突尼斯	本·阿里, 1987	10.4	42.1	8.6	49.4	144	59	186
阿联酋	谢赫·扎耶德, 2004	6.7	31.0	27.2	24.3	148	28	153
也门	萨利赫, 1978	24.3	65.4	2.9	86.6	146	146	173
伊朗	哈梅内伊, 1989	75.1	45.6	11.7	—	158	146	—
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 2009	7.47	43.0	28.8	—	37	28	—
土耳其	居尔·埃尔多安, 2007	78.7	—	12.3	—	89	65	—

说明：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执政 23 年后，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弃国而逃；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执政 30 年后，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辞职隐退。

Source: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ailychart/2011/02/arab\\_league\\_map](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ailychart/2011/02/arab_league_map);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ailychart/2011/03/arab\\_unrest\\_0](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ailychart/2011/03/arab_unrest_0); [http://www.wiki/Democracy\\_Index.htm](http://www.wiki/Democracy_Index.htm).

### (三) 伊斯兰教与中东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伊斯兰教在中东不仅仅是宗教，还是政治、伦理观念、社会组织，从一般民众的衣、食、住、行，到文化、教育、政治、经济，伊斯兰几乎无处不在。于是，“伊斯兰教承载了太多的非宗教功能，即宗教本身的功能与非宗教功能尚未分离，说明了伊斯兰教仍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sup>②</sup>也正因为如此，各种势力在遇到阻力、挫折的时候，总是“回归伊斯兰教”，利用宗教、从宗教中寻求力量、支持。伊斯兰教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即被“工具化”（来自伊斯兰内部）<sup>③</sup>

① 表中仅列举了一些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相关数据，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反应某国社会发展全部情况，例如所谓“不稳定指数”并不能百分之百的说明某个国家是否就一定会“动乱”，或指数低的国家就一定比高的稳定。尽管如此，表中数据还为我们分析中东国家社会发展和稳定程度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参考数据。

② 参见王京烈《伊斯兰世界的命运与前途》，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

③ 例如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土耳其、苏丹、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说明了这点。

和“妖魔化”(来自外部)。统治者面临诸多尖锐矛盾和其政治合法性受到挑战时,需要借助宗教;而反政府势力、极端势力也打着宗教的旗帜表达自己的意志、宣泄其愤懑、甚至制造暴力事件。与此同时,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恐怖主义、暴力冲突与伊斯兰教常常被联系在一起。中东历史上、现实中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都无法排除伊斯兰因素。

毫无疑问,伊斯兰宗教改革已经成为中东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必然。在中东国家物质基础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伊斯兰教必须解决如何从传统走进现代社会、与时俱进的问题。这不仅是宗教本身,也是中东国家面临的极其复杂的历史命题。它意味着中东国家不仅要完成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历史命题,同时还必须推动伊斯兰教实现变革,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完善,赋予伊斯兰教新的文化精神内涵。另一方面,由于伊斯兰教有着渊源久远而广泛的影响,融入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没有伊斯兰宗教改革,中东国家也不可能完成其社会变革。使“神圣的宗教回到神圣的殿堂”,实现政教分离不仅是中东国家步入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历史命题,同样也还具有现实意义,即可以避免被“工具化”和被“妖魔化”。当然,这场宗教革命或改革不会一帆风顺,甚至还会出现反复。

#### (四) 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进“民主”

在中东地区推行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民主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坚持的政策措施,正如哈斯所言,“支持和扩大民主化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sup>①</sup>冷战结束后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便迫不及待地推出了一些所谓“改造中东的计划”。1995年11月,欧盟提出了所谓的“巴塞罗那进程”,即欧盟和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西亚国家<sup>②</sup>进行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以此推动中东国家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2008年7月,“地中海峰会”在巴黎召开,且启动了“地中海联盟计划”。<sup>③</sup>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和国民心态均出现重大变化,更加注重日益严峻的安全问题,认为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敌意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而推行西方式民主教育,是让中东民众脱离恐怖主义的有效方法。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有针对性的强调:维护美国在世界的主宰地位,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对恐怖分子和专制的暴君将单方面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2004年6月,布什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正式推出在中东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的所谓“面向进步和共同未来伙伴关系计划”,即美国“大中东计划”。美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要求中东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推进民主的社会变革以换取西方的金融援助。有些美国学者认为,“大中东计划”与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赫尔辛基协议》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签署的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条约,保守派人士甚至认为该协议加速了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的演变。

由于伊斯兰主义、巴以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国家不愿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人权标准和民主模式,所以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这种“一厢情愿”的作法多少带有一些“乌托邦”式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东国家普遍反对西方价值观和民主模式,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不懈的推进仍在中东地区有着潜移默化、难以估量的影响。

#### (五) 新媒体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学技术革命都对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手机加互联网被称为新媒体,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手机和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主要工具在信息传播中有

① “Towards Greater Democracy in the Muslim World”, Richard N. Haass, then - Director, Policy Planning Staff,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Remarks to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December 4, 2002.

② 系指地中海沿岸国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马耳他、叙利亚、土耳其、塞浦路斯以及巴勒斯坦等。

③ 在巴黎召开“地中海峰会”是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共同主持的,而所谓“地中海联盟计划”则被认为是“巴塞罗那进程”的翻版。

相互补充的作用,具有便捷、传播速度快的特点。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上所具有的速度快、“全方位”的特点,打破了以往信息传播过程中速度慢、逐个逐层的传递方式。手机和互联网是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能在转瞬之间将大量信息传遍世界等诸多优越性自不待言。当“信息不对称”时,在政府腐败、治理混乱、而且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一旦通过网络披露重大丑闻,民众的态度通常是“宁可信其真、决不判其伪”,对失望、愤怒的民众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从而形成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冲击。突尼斯剧变就是由“维基揭秘”披露了大量的有关本·阿里政府的腐败丑闻、失业青年为抗议城管粗暴执法而自焚等事件引发民众上街示威游行,最后导致总统弃国出逃。国外媒体也因此称突尼斯剧变为“维基揭秘革命”或“互联网革命”。<sup>①</sup>埃及政治危机也同样有国外媒体的多方介入。“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美国政府支持的网站是其中最活跃的媒体。

中东国家人口结构年青化,25岁以下人口约占人口比例50%左右,其中突尼斯为42.1%,利比亚为47.4%,埃及为52.3%,伊拉克和也门则分别达到60.6%和65.4%。<sup>②</sup>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和新媒体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有不少人成为“网络E族”。新媒体在近期中东政治危机爆发过程中起了鼓动民众、组织民众和催化剂的作用。利用手机和互联网发布消息、集结时间和地点,是最近中东各国示威游行通常的作法。示威群众和反政府势力借助新媒体在不断传播信息过程中积蓄能量,不仅放大了自身的力量和声音,也放大了对自身行为的预期,形成不断挑战政府的冲动和力量。对新媒体的作用既不能被夸大,更不能被忽视。

## 中东国家已经进入政治危机多发期

### (一) 政治危机此起彼伏

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中东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最终在70年代形成了中东独立民族国家体系。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之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是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根据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有经济学家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3000美元,社会经济关系会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充满着机遇、挑战和风险,处在一个关键阶段。从中东国家的情况来看(参见上表),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早已超过了3000美元,目前超过5000美元的有17个国家,占77.3%;超过1万美元的有11个国家,占50%;海湾产油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4万~5万美元,进入了世界“富国俱乐部”。总体来看,中东国家社会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社会已经从满足基本需求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发展,社会需求不断提升并多样化;消费结构的升级也带动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单一产业结构向多样化发展,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结构出现重大调整,社会多元主体正在形成,中产阶级逐步壮大,公民社会进一步发展等。这种变化表现在政治发展层面上则是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参见上表中的相关指数)。由于中东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大国角逐的场所、多种矛盾冲突频发的世界热点地区。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掣肘、影响下,中东大多数国家处在此起彼伏政治危机的动荡中,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如此,日后还将爆发新的政治危机。

1990年,阿尔及利亚首次多党选举后,伊斯兰救国阵线赢得55%的选票,之后出现的政治危机、示威游行此起彼伏。1992年初总统辞职后,最高安全委员会接管了权力并实行紧急状态法,但动乱持续7年。直到1999年布特弗利卡执政后,社会秩序才逐步恢复。2011年1月5日以后,由于食品

<sup>①</sup> “The List: How Much Did the WikiLeaks Cables Change the Arab World?”,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3/09/best\\_of\\_arableaks](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3/09/best_of_arableaks).

<sup>②</sup> [http://media.economist.com/sites/default/files/media/2011InfoG/Interactive/ArabLeague\\_Jan16/Arab5](http://media.economist.com/sites/default/files/media/2011InfoG/Interactive/ArabLeague_Jan16/Arab5).

涨价和长期积存的失业问题引发了多次示威游行。

2005年2月,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身亡,黎巴嫩约6万名示威者聚集在贝鲁特市中心要求政府辞职,要求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面前,仅半个月之后黎巴嫩政府总理卡拉米提出了辞职。美国国务院将黎巴嫩的街头示威游行称之为“雪松革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在议会中少有对手的卡拉米不得不向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俯首,卡拉米被黎巴嫩街头风暴击败。辞职很可能有助于在整个中东构建民主的努力”。<sup>①</sup>

2005年8月初,毛里塔尼亚发生了军事政变,但是政权更迭之后局势很快平静,并未引发大的社会动荡。这是21世纪中东国家发生的第一次政变。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中东国家政变的多发期,后逐步减少。尽管军事政变已是中东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罕有事件,但政变的发生、政权更迭仍反应出社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

2004年初,由于伊朗宪法监督委员会取消了3000多名参加议会选举候选人的资格,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先是60多名议员在议会静坐示威,后又有117名议员辞职表示抗议,最后是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出面平息了事态。2009年6月,在伊朗大选中内贾德总统赢得连任,反对派不接受大选结果引发骚乱。2011年2月以来,在中东国家政治危机的影响下,伊朗再次出现了政治危机,反对派和一些年青人上街游行,要求争取更多的民主和权利。与此同时,支持政府的年青人也上街游行,甚至与反政府势力直接发生冲突。

2011年3月19日埃及进行了本世纪以来的第3次关于宪法修正案的全民公决。此次宪法修改内容涉及总统候选人资格、总统任期、选举司法监督和议员资格确定等条款。前两次关于宪法修正案的全民公决分别是:2005年5月公决通过了有关改变总统选举方式的宪法第76条修正案,此后埃及将通过“直选的方式”选举总统;2007年3月通过了对宪法中的34个条款修改的法案,涉及选举制度、议会政党组成、增加女议员以及禁止以任何宗教名义建立政党等。2005年的总统选举就是首次直选,当时穆巴拉克以88.6%的得票率第五次蝉联总统。埃及国内的反对派一直不满意“缓慢的民主进程”,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向埃及施压,迫使埃及加快“民主的步伐”。

## (二) 关于土耳其模式

土耳其国家建立80多年来,曾经历了数次比较严重的政治危机,<sup>②</sup>其焦点是教俗势力之争,而军队则是保证共和国世俗主义原则的捍卫者。但军队干政也恰恰反映了土耳其民主的缺失。

1960年,执政的民主党公然违宪、封杀反对党,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出现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于是土耳其军队接管了政权,组成了全国团结委员会。新宪法和议会选举之后,军队还政于民。1971年,由于政教关系更加紧张,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公开抨击世俗化和凯末尔主义,土耳其再次陷入动荡之中,军队迫使德米雷尔政府下台,并取缔了破坏世俗主义原则的民族秩序党。1980年,严重的教俗之争使社会再度陷入动荡之中,土耳其军队第三次接管了政权并实行了军事管制,1982年颁布了新宪法,议会也改为一院制。1997年,军队向埃尔巴坎政府提出了“20点计划”,其宗旨是反对伊斯兰主义对世俗主义原则的践踏,试图制止繁荣党政府的伊斯兰主义政策。1998年1月和2001年6月,土耳其宪法法院先后取缔了具有浓厚伊斯兰宗教色彩的繁荣党和道德党。2007年4月,数万世俗主义支持者在安卡拉集会游行,反对有较强宗教背景的埃尔多安参加总统竞选。2008年3月,土耳其检察长指控执政的正义发展党具有严重的伊斯兰倾向,要求将其取缔。7月,土耳其宪法法院进行听证后做出裁决(投票结果为6:4,但需要到达7票以上才获通过),不取缔正义发展党,但削减对其的财政支持以示警告。<sup>③</sup>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多次出现了数十万人的游行和集会,

①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55558.shtml>.

② 参见王京烈主编:前引书,第57页。

③ <http://www.hurriyet.com.tr/english/home/9547882.asp?gid=244&sz=58409>.

反对正义发展党的伊斯兰倾向，以民主的方式来捍卫共和国的世俗主义原则。2011年3月6日，约6万土耳其阿勒维人在伊斯梅尔市举行游行，要求权利平等和宗教自由，高呼打倒执政党的口号并要求给予阿勒维人平等权。阿勒维组织主席巴尔齐斯在集会上称，埃尔多安所标榜的民主和自由“都是为了他自己、国家正朝着一个一人独裁的方向发展”。<sup>①</sup>

目前土耳其教俗势力之间的博弈正方兴未艾。正义发展党作为执政党把持着议会（议长为正义发展党议员、前司法部长穆罕默德·阿里·沙欣），总统居尔和总理埃尔多安均为正义发展党党魁，逐步通过修宪和立法的形式把越来越多的伊斯兰元素加入到土耳其政治中，并以“企图政变”的罪名在2007年、2008年和2010年多次抓捕了军界将领，削弱军队在政治中的影响。土耳其到底向何处去？不仅是宗教与世俗两大势力之间的博弈，也考验着政治精英的智慧，并检验着土耳其民众的民主意识和自主意志。

中外媒体都曾提到“土耳其模式”是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一种选择。客观地讲，土耳其政治发展进程可能是中东政治危机的“缩影”，对中东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目前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现状与“土耳其模式”还有较大的距离，还不是通过一两次示威游行可以一蹴而就的，尽管土耳其自身政治发展仍充满了激烈的教俗之争。

## 中东政治危机的重大影响

从近期中东国家爆发的政治危机来看，主要可以分成以下3种类型：其一，民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这是近期中东政治危机的主要形式。不同国家中示威游行的规模大小不一，其中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最后导致统治者下台，政府机构进行重大改组；一般规模的民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例如在约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诸多国家，同样引起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但持续时间不长。其二，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集会或示威游行，引起一定范围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巴林、土耳其、黎巴嫩等国。在巴林，为了稳定局势，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甚至还向巴林派出武装力量。其三，示威游行演变成持续、激烈的武装冲突，外国军队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和打击（在利比亚）；对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均造成严重损失，外国军事干涉使利比亚局势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近期中东政治危机已经在中东各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动，并且还可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 （一）政府更迭或政策调整

尽管近期中东政治危机是以往危机的延续，但其在短期内频繁爆发、彼此呼应形成的能量和效应远远超过了孤立事件相加的总和，民生、民主、民治的要求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有可能成为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契机和改变中东政治发展进程的转折点。在国内外的压力下，长期理政的突尼斯总统和埃及总统相继下台，也门、利比亚、约旦等国纷纷重组内阁。

中东各国（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国家）政府面对这场政治危机，都将认真思考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对待民生、民意，在加强对官员监管、反对腐败的同时，提高执政透明度、扩大民众的知情权，逐步建立与完善现代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中东国家已经开始调整政策。埃及进行本世纪以来的第三次修宪，也门也将制定新的宪法，卡塔尔发布了新闻法草案等等。许多中东国家，例如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利比亚、科威特、阿曼、摩洛哥、沙特、叙利亚、也门等国，还采取了提高工资待遇、增加福利、直接给每个家庭发放补贴等多种应急措施，试图以经济手段平息动荡，度过危机。西方媒体发表评论说，阿拉伯政府“满街撒钱”（Throwing money at the street），破财

<sup>①</sup> [http://www.thememriblog.org/turkey/blog\\_personal/en/35226.htm](http://www.thememriblog.org/turkey/blog_personal/en/35226.htm).

消灭。当然中东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通过一两次政治危机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相反，还将走过相对长的现代化之路。

## （二）伊斯兰教的力量可能加强

尽管“世俗化”是中东国家的政教关系发展变化总趋势，但在世俗化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仍会有激烈的斗争。我们看到，土耳其政治发展进程始终充满了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之间的激烈冲突。特别是在这场政治危机之后，在现代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健全、且无法提供足够的政治合法性，公民社会尚不发达、反对派不够强大的情况下，无论是受到冲击的政府还是反政府势力都可能会从宗教中寻求力量。中东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实了这点。目前，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在筹建伊斯兰政党，以新的面目参与国家政治。利比亚反政府组织也在“脸谱”网站上呼吁建立“利比亚伊斯兰国”。<sup>①</sup>然而从长远来看，中东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中将越来越多地吸取民主政治和现代法律体系的内容，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 （三）中东国家关系可能出现新的调整

此次政治危机震动之大是中东地区前所未有的，甚至导致一些国家总统下台、政府重组，导致新政府在内外政策上的调整变化，由此可能会影响到中东国家的政治格局，国家关系出现新的调整。尽管接管权力的埃及军方已经承诺保证继续履行以往签署的国际条约，包括埃以和约，但多种反对派势力（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也已经明确提出应由全民公决来定夺“埃以和约”。利比亚与阿盟的关系更是值得关注。在对利比亚设置“禁飞区”问题上，尽管阿盟外长理事会通过了决议，在阿盟内部也不乏反对之声。而法、英、美对利比亚的狂轰滥炸更像是由阿盟打开了“潘朵拉盒”，使阿盟内部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团结更加不堪一击。而利比亚对阿盟的怨恨则进一步加深，阿拉伯国家间关系将出现新的整合。

## （四）美国将调整其中东政策

美国处心积虑在中东推行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式的民主，但这场政治危机产生的震动之大、影响之广，则是美国始料未及的。美国智库已经在反思高投入、损兵折将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实际效果，远不及互联网推动的“政治危机”迅猛。美国无疑将认真考虑和策划如何更高效地发挥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作用，调整美国对中东政策也已经没有悬念，所不确定的只是程度和时机而已。以往美国更多的是采取措施，推动中东政府进行“民主变革”，而今后可能会更注重自下而上的“民主变革”，即通过新媒体等技术手段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推动“因特网革命”。尽管朝野对采取军事行动的分歧始终存在，但美国绝不会放弃军事干涉的手段，所不同的是在形式上可能更巧妙一些。

尽管中东政治危机尚未结束，但其将产生深远影响是可以预见的，这也是日后我们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sup>①</sup> [http://www.memrijttm.org/content/en/blog\\_personal.htm?id=4607&param=GJN](http://www.memrijttm.org/content/en/blog_personal.htm?id=4607&param=GJN).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cent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Wang Jinglie*

pp. 3 – 10

The outbreak of recent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with both the present social problems and underlying caus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s of “historical cohesive forces” with interaction of many factors. The present social problems are: s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destitution, uneven distribution and a widening wealth gap, especially the rising unemployment among young people and official corruption etc. The main underlying reasons are: the Middle East is in a

transition period of soci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the succession cri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slam and social change, pressure and influence of western forc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role of new media. Now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are in conflict – prone period facing possible outbreak of new crises.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has caused great social unrest, and may also have a more far – reaching impact.

## **Speculation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Li Weijian*

pp. 11 – 17

The current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is urgently needed as part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t will substantially make promote on political reform and social progress, but the Arab world as a whole will be re – divided and re – weakened. Given the collapse of old order, the traditional ideology will face new challengers. The West attempts to bring the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to the so – called track of democratization, and a framework of political pluralism is likely to formulate in the future in the Middle East, but the process

will be long.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rocess in this region to get rid of effects of historical, religious, cultural and social realities. The involvement of the west should be observ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ransformation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er of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to non – western countries. In a short term, the Middle East turmoil will distract the focu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 does not change its overall contraction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it shakes no the pace of its strategic eastwards.

## **Explor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blems in Egypt**

*An Weihua*

pp. 18 – 24

The economic reform in Egypt focused on reducing th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of the state and changing the method of intervention, fostering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s and expan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But it also expanded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e unemployment became a heavy burde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gypt. The inflation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the lives of the majority of low – income

groups. The corruption further exacerbated social contradiction in Egypt. These problems described that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must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people’s livelihood in pursui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the situat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must be integrated in harmonious social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concept itself of development when they make social development strategy.